

寒宫暖流

女子监狱纪事

季 仲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季仲◎著

寒宫暖流

女子监狱纪事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寒宫暖流：女子监狱纪事/季仲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1.4

ISBN 7-5063-2110-6

I. 寒… II. 季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8712 号

寒宫暖流——女子监狱纪事

作者：季 仲

责任编辑：杨 葵

装帧设计：李颖明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：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25 千

印张：13.75

插页：3

版次：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10-6/I·2094

定价：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祈愿爱和阳光洒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；但是，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，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。

——亚里士多德：《政治学》

想好的竞争的过段，同志们都上庙提尸。号房
里招魂新声的起。一会儿，我听到有人说梦话，有人在
梦里哀声叹气。一天说几个下来，一个个累得骨头散
架，老死们一般都是脑袋一摸枕头就睡死的。可是
我的下铺，那个女市长，爱听北京佩芬的床上又开
始的起第二声人的声音，像一只老虎在暗背窝里
啃圈套。接着，有一股香喷喷的气味穿过地板和床席，
飘到我的床上来。我的鼻腔像有一只小虫子爬着心
里似的发痒，我的嘴唇的边口水快流下来，我的胃
胸像长出一只手，拽得我火燥火燥翻江倒海。他
好的，真是人比人，气死人哪！都是一样的女人，都是
一样的嘴。嘴巴一碰上，她像佩芬过去为我做过鸡；
就是进号子，她的日子比我的滋润与有佳。听说她
不仅当过大官，还是我们军大政委的老战友好姐妹呢！
难怪她一进号子就没干过重活脏活，又吃不惯牢里的饭
食，我早就发现她的衣箱（我和关飞雪把它叫做“宝箱”）
里藏着正不光的这做蛋糕，曲奇饼干，牛奶，火腿肠，
巧克力-----那是她绝密的心仓库。一到半夜没
听见她们先是“哈-哈-哈”叹气，接着就辗转反侧下
床，像贼似地打开她的“宝箱”，悄声地拿了许多好吃

作者手迹

引 子

A省西部莽莽大山深处，有一个叫清水潭的天然小湖泊，山外知道的人很少。可近些年来声名鹊起，都因为这里有一座女子监狱。

清水潭女监的历史，可以上溯半个世纪。新中国建国之初，解放军剿匪反霸，抓获许多土匪恶霸和反动派的残渣余孽，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犯要犯，送他一粒花生米，就打发上西天了；大多数虽有民愤却还够不上死罪的，判他几年十几年乃至无期徒刑，建一所监狱把他们囚禁着。在A省西部山区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的解放军团长梁建成，带着几名参谋、战士在清源山上转了一大圈，发现这里山深地偏，交通阻塞，只要在大山坳里筑起四面围墙，再在渡口建一个哨卡，罪犯们插翅难逃。于是，便在这里建起清水潭监狱。不过那时男犯女犯同监，像全省其它十几所监狱一样，没啥特殊，自然也没多大名气。

到了八十年代末，我国监狱管理的各项制度渐渐完善，中央司法部下达通知，男女犯要分别关押以便于罪犯的服刑改造。这时已经是省司法厅长的梁建成，又来清水潭走了一圈，觉得这里山明水秀，环境幽静，关押和改造女犯再适合不过。于是，清水潭监狱便改名为清水潭女子监狱，专门关押各类女犯。

如今的清水潭女监与早先的清水潭监狱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五

十年代的清水潭监狱，在十几条山沟里搭起一溜一溜黄毛拉杂的干打垒茅草屋，算是关押罪犯们的号房。如今的女子监狱呢，在清水潭湖畔建起一幢八层大楼，能容纳千余名女犯。女监大楼依山面湖，一排排监舍的玻璃窗，反射着大森林绿意盎然特别柔媚的阳光。大院的人行道和草坪上，芳草成茵，绿树成行，还有许多圆形、方形、棱形和长条儿的花坛花圃。初来乍到，远远地一瞄，光看这幢大楼堂皇的气派，也许会把它看成哪家大公司的写字楼呢。但是，你只要走近一瞧，看见这幢大楼门前日夜站着一个腰间别着手枪的战士，四周筑起两人多高的围墙，大墙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横匾，你即使不看那横匾上写着什么字，也就知道这里是一座关押罪犯的监狱。

据说，梁建成厅长主持筹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时候，很有超前眼光。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，预见社会犯罪率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，因此这座女子监狱的规模在南方是独一无二的。号房也相当宽敞，可以住十二人的大房间，那时只摆上三四张架子床，住上六至八个女犯，监管人员都说这里的女犯住得比大学生还舒服。可是，梁建成万万没有料到，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年代，权力和金钱一旦把深藏在人们骨髓里心窝里的魔鬼诱惑出来，社会潜在的犯罪因素，比起“文革”遗毒要凶猛可怕得多。也就是几年工夫吧，女犯一茬接一茬关进来，又一茬接一茬刑满释放，然而进的多出的少，清水潭女子监狱很快爆满。

现今关押在清水潭女监服刑改造的，大都是刑事犯：如盗窃犯、诈骗犯、贪污受贿犯、走私逃税犯、容留卖淫犯、贩卖人口犯、拐骗儿童犯、敲诈勒索犯、吸毒贩毒犯、行凶杀人犯……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。如今社会犯罪日趋低龄化，女性尤其如此。清水潭女监在押女犯百分之八十是年轻女性。不难想象，她们银铛入狱之前，正当花季，窈窕婀娜，走到哪里都会牵引人们的视

线。可惜再光鲜水艳的花儿，一陷落于这高墙之内，失去阳光雨露，也就成了败柳残蕊，很快蔫蔫地枯萎了。

这里毕竟是囚禁罪犯的监狱，关在铁笼子里的山禽猛兽们快活得起来吗？如今虽然不像古代那样作兴往犯人脸脸上打黥印，可是，女犯们一律剪成“马桶盖”的短发，一律穿上灰不溜秋松松垮垮的号服，又一律在胸前别上一块号标，上面写着姓甚名谁，标明是“宽管”还是“严管”，这就是烙在女犯们脸上的黥印呀！青春在铁窗中凋谢，爱情在囹圄中死亡。一切自由公民有权享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，她们惟独比普通公民多了一个冷冰冰的字眼——叫做“刑期”，短则几年，长则十几年，以至无期和死缓，时时像块磨盘压在她们的胸口上，你就是启动一台大轧汁机，也休想在她们愁苦的脸上轧出一丝微笑呀！

女子监狱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如西方的修道院与东方的尼姑庵一样，是个相当纯粹的“女人国”。清水潭女监除了警卫战士和几名驾驶员是男性公民，所有管教干警全是女性，而警卫战士和驾驶员们是禁止进入女监监室的，因此女监就成了相当清纯的阴性社会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阴性”，不仅仅是性别意义，还包含着铁窗高墙营造出来的阴冷、阴森、阴沉、阴郁的生活氛围。难怪新来的女警官任思嘉一踏进清水潭女子监狱，就像美国的“阿波罗”宇航员登上月球，有一种无边空寂和彻骨阴冷的感觉，于是，就想起只有嫦娥和玉兔幽居的“广寒清虚之府”，别出心裁地称这个独特的阴性社会为“广寒宫”。

任思嘉——

女犯们干了一天活，吃过晚饭，冲过澡，有的搬个小马扎坐在娱乐室看电视，有的窝在号房里看书学文化。整个监室都很静，静得好似空无一人。其实，第五大队整整一层楼的号房里，住着两百多名女犯。这会儿，女犯们是在悔恨中沉思呢，还是在沉默中唉声叹气？反正整个号房听不到欢声笑语，听不到歌声喧哗。女犯们的日子有点像长江三峡逆水而上的木筏，任岸上的纤夫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只是一寸一尺地行进得异常缓慢。好容易熬到九点半钟，熄灯就寝的铃声一响，女犯们都动作敏捷地上了床。

我走进监舍，从走廊东头走到西头，又从西头走回东头，打着手电筒把每一间号房照了两遍。这是值班管教干部的职责，女犯就寝前要点名，女犯就寝后要巡房。号房一概不许关上房门，睡在架子床上的每个女犯，脑袋必须朝外，这样便于管教监视；她们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，搁在枕头边上；鞋子成双成对，在床前摆成一条线儿。我发现，这些女犯已在强制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动作十分麻利，仅三五分钟，她们上完厕所上了床，就

有轻微的鼻息在黑暗中此起彼伏，和着清水潭拍岸的水声，在深沉的夜中荡漾开来。

这晚我在大队部办公室值夜班。山里的月光照进大楼，把楼外一株马尾松的影子投映在室内的白墙上，像一帧淡淡的水墨画。林子里有山蛙和蝥蛄的阵阵叫声，偶尔也爆出一两声鸟啼，深山的秋夜更显幽静了。我喜欢在这样的静夜里想点事儿，摊开一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，在灯下写道：

“文人们形容年轻女子的眼睛，总是什么水波荡漾啦，柔情万种啦，我看这里女犯们的眼睛，都是干涩、呆滞、麻木、迷惘、空洞无物的……”

我是刚跨出警官大学校门的硕士生，来女监当警官一个多月了。我作这种职业选择，有点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主要目的是想积累一些第一手资料，将来撰写一部关于女性罪犯改造心理学专著。因此，我天天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下来。我继续写道：

“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这话对观察女犯同样重要。我注意到，已经适应狱中生活的老女犯，其目光比较沉静正常；刚入狱的新女犯，其目光常常卑怯惊恐；重刑犯的目光，时时流露忧郁和哀伤；那些二进宫、三进宫的无赖，其目光只有麻木和无耻；神棍、巫婆、惯偷和诈骗犯，她们大都不正眼看人，趁你不备时用眼角匆匆瞟你一下，眼神里充满狡诈和阴鸷……”

来女监后，我对种种女犯的眼神作过细致入微的观察，将来在我的专著中，也许可以设一专章或专节，就叫“从眼神看各种女犯的心理特征”。但是，只有一个女犯的眼神我至今捉摸不透。我在日记中继续写道：

“梁佩芬是个非常特殊的女犯，她入狱不满一个月，还算个新犯，但我从她眼里看不出惊惶和胆怯。我每次找她谈话，她那显然由美容师做过手术而拉出的双眼皮下面，向我投来的目光，

总是那么冷漠而傲慢……”

我写完这句话，情不自禁地轻声一笑。我有点自鸣得意的欣赏自己细微的观察。梁佩芬入狱第一天，我就看出她虽然苍白却保养得很好的脸上，一对双眼皮把她那不大不小的眼睛衬得相当漂亮。但我再多看几眼，就发现她的双眼皮有人工痕迹，像如今书画市场中常见的膺品。这样的双眼皮的线条僵直，比不上天然的柔美，或许还因为她的眼皮挨过刀子，眼皮有些松弛，眼角已有几丝鱼尾纹。仅这一点，我敢断定梁佩芬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子。随后，我翻阅了这名女犯的犯罪档案，更证实了这一点。梁佩芬，四十一岁，原为西源市常务副市长，因为在她主持的市政建设工程中，先后收受过几个包工头的三十多万元贿赂，一个赫赫有名的地专级女市长便沦为阶下囚。

我在日记本上继续写道：

“……梁佩芬那桀骜不驯的眼神，是否说明她还端着女市长的臭架子？说明她压根儿不肯伏罪？说明她不把铁窗当回事，像看待自家的门槛一样，啥时想轻松迈出去就准能迈出去……”

写到这儿，只听得门口有人喊了一声“报告”。女犯谢芳站在队部办公室门口。她只穿着睡衣短裤，神情非常紧张，气喘吁吁的，再说不上一句话。

我说：“怎么啦？你别急，慢慢儿说！”

谢芳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，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，结结巴巴说：“报告中队长！不、不好了，有人打架！”

我霍地一下站起来，跟着她快步如飞奔向三中队9号号房。

号房里没有灯光，只听到里头拳打脚踢的摔打声，和硬憋在喉咙里的叫喊声，在黑暗中乱成一团。我啪地掀亮电灯，看到两个女犯把一个女犯按在地上，她们正抡起的拳头巴掌还来不及收回，僵硬地定格在空中。

我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想造反吗？关飞鸾！吕金妹！”

关飞鸾和吕金妹一下子弹跳起来，连忙立正垂首站在自己床前。还有五名女犯也连忙下了床，一动也不敢动地在床前站着。我这才看清被打倒在地的是贪污受贿犯梁佩芬。这位前副市长头发蓬乱，身上一件无袖睡衣的扣子全被扯开了，两个白白的大奶子暴露无遗，脸颊印着一排紫红的掌痕，嘴角挂着一丝鲜血，那样子既狼狈又可怜。

我对吕金妹、关飞鸾大声吼道：“还不快快把梁佩芬扶起来！”

吕金妹和关飞鸾把梁佩芬扶了起来。梁佩芬一边扣上睡衣扣子，一边啾啾啾啾掉泪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恻隐之心在我胸中飞快掠过。我得承认，这种恻隐之心对我是很要命的，它注定我当不了一名铁腕的监狱警官。

我狂怒地喝斥吕金妹和关飞鸾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们两个动手打人，想造反？啊？！快坦白，到底想干啥？”

那两个无赖的目光越过我的双肩投向号房门外，大概已经想到这晚只有我一个新来的管教干部值夜班，紧张的神色就放松多了，都抢着说：“报告中队长，是梁佩芬先动手打人！”

吕金妹二十二岁，是个卖淫兼介绍卖淫的双料货；关飞鸾更年轻，才十九岁，是个贩毒犯。这两个家伙都是三中队有名的刺儿头，三天两日惹事生非，又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看这会儿她们那个熊样吧，身上除了裤衩、乳罩，差不多“全裸”了！她们一边说着，一边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想站得舒服些，已经悄悄改变了立正的姿势。吕金妹弯起一条腿，还伸出食指朝梁佩芬指指画画。关飞鸾又起一只手，把水蛇腰弯曲成一个S形。

我感到一阵恶心，大声吼道：“站好！都给我站好！身上没骨头怎么的？”

吕金妹和关飞鸾挺直身子站好了。我又追问她们是怎么打起来的。吕金妹说：“报告中队长，熄灯铃声一响，我就好好儿睡觉啦，可是一会儿，尿儿憋得不行，我就下床小便。我这不是睡在梁佩芬的上床吗？我下床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把梁佩芬的胳膊儿踩了一脚，我马上就说对不起，连声儿道歉，可是，梁佩芬一蹦下床来就给我一拳……”

吕金妹唠唠叨叨说着，一口一个“儿”的，卷着大舌头，故意学着我说话的京腔京调，把除了梁佩芬之外的女犯都逗得轻声笑起来。她这一套鬼话我自然不会轻信，可是关飞鸾也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。

我说：“关飞鸾，你敢作伪证，而且跟着一块儿打人，你将罪加一等！”

“报告中队长！”关飞鸾装出一副可怜相，“真的，我是起来拉架的，梁佩芬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也打了！我这话要有半滴水，你怎么罚我我都认！”

我把目光转向梁佩芬：“梁佩芬，你说说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”

我自己也弄不明白，我对梁佩芬说话不知不觉中就变得客气温和了。因为她是挨打的，还是因为她当过副市长？

梁佩芬嗫嚅着，正想回答我，抬头翻了吕金妹一眼，吕金妹立马回她一个凶狠的目光。梁佩芬马上闭嘴沉默了。我看出其中有什么蹊跷，一再追问梁佩芬，梁佩芬就是不敢吭声。

我把目光转向其他女犯，这才看见谢芳站在自己的床前一个劲颤抖，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枯叶。我心里有点纳闷儿，这个侵占犯谢芳，什么时候都像一只小白鼠似的，眼睛总是顺顺的不敢看人，身子总是簌簌地缩成一团。如果说清水潭女监一千多名女犯中有一名最胆小最老实的女犯，就是谢芳了。

我问谢芳是谁先动的手。谢芳结结巴巴说，她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，起床去劝架，她们已经打成一团。

再问其他女犯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因为她们是在我进了号房以后才醒过来的。吕金妹更神气了，又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。她卷着大舌头饶舌：“报告中队长，你只要想想梁佩芬平时那个德性儿，连你们干部她也不放在眼里，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，她还不是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呀！”

吕金妹的南腔北调又引起女犯们一阵轻笑。可是，这笑声戛然而止，就像一堆枯叶忽然被一阵大风哗啦啦刮跑，全号房顿时鸦雀无声。只听一阵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，一个武高武大的女警官通、通、通走了进来。

我不用回头，仅从号房里陡地紧张的空气，从女犯们一下子都站得笔直的身姿，从她们那种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恐慌的眼神，就能猜到是大队长洪月娥及时赶到了。我来女监虽然不久，已经多次亲眼目睹，不管女犯们争吵干仗闹得多凶，只要洪月娥一到现场，女犯们全像霜打的茄子，立马就勾头耷脑静下来。

我轻吁一口气，心想现在有你们好看的了！

洪月娥往前跨了一步，也不说话，只用两道利剑似的目光往女犯们身上篋过来又犁过去，吕金妹等齐刷刷低下头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我感到洪月娥似乎用了一种魔法，把女犯们都钉在地上，不能动弹，不能开口。号房里很静，我清晰地听见女犯们的呼吸和心跳。

洪月娥毕竟是个老狱警，一张“包公”脸叫女犯们一看就哆嗦。她善于运用犀利而威严的目光，制造一种令人颤栗的静场。真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我感到这肃静中仿佛有强大的冲击波，一阵一阵向心中有鬼的女犯们刺去。一会儿，吕金妹脸孔陡地变白，额上冒出细细的汗珠，呼吸也渐渐粗重起来。她终于

经不起洪月娥目光的针灸，怯怯地抬眼瞟了瞟洪月娥，轻声说道：

“报告大队长，是梁佩芬先动手打人！”

关飞鸾也跟着说：“报告大队长，真的是梁佩芬先动手。”

“你们这两个臭婊子！还敢恶人先告状！”洪月娥从齿缝里挤出一连串粗话。我发现我们的大队长骂起囚犯来词汇特丰富，就像在电脑里按了一个重码字，一连串同音词一下子蹦出来。

我感到一股寒风从耳畔掠过。接着，看见洪月娥手中的电警棍刷地一下飞到吕金妹、关飞鸾身上，炸出一串串幽蓝而美丽的电火花，同时嗅到一股鸡毛烧焦的气味在号房里飘散开来。吕金妹和关飞鸾惊叫一声，立时矮了半截，扑通跪在地板上。

洪月娥冷笑道：“哈哈！怎么样？还敢不敢闹事？”

吕金妹、关飞鸾双手抱头，不断告饶：“报告大队长！不敢了！不敢了！”

“起立！”洪月娥吼了一声。

吕金妹、关飞鸾站了起来，双手依然护着脑瓜，双膝依然簌簌战栗。

洪月娥又下令道：“向前三步走！”

吕金妹、关飞鸾老老实实向前跨了三步。

洪月娥从兜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，哐当一声扔在桌子上：“你们自己动手吧！”

吕金妹和关飞鸾哭丧着脸，又连声求饶。洪月娥不依，抖了抖手中的电警棍。吕金妹和关飞鸾就乖乖地动手，各自套上一只手铐，咔嚓一声下了锁。

洪月娥骂道：“现在舒服了吧，贱货！”她举起电警棍在空中抡了一圈。“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谁敢再乱说乱动，就看这两个贱货！”

洪月娥一个漂亮的转身，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出号房。

我跟了出去，在洪月娥耳边提醒道：“大队长，还有梁佩芬呢！”

“嗯？怎么样？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挨打的，”洪月娥边走边说，“她，就免于处分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她也许被打伤了，要不要送她去医务所……”

洪月娥“哦”了一声，又回到9号号房。她扳着梁佩芬的身子，前看看，后瞅瞅，说：“嗯，梁佩芬，你嘴巴流血了，痛吗？”

梁佩芬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：“报告大队长，我全身都痛，我要求住院检查，保外就医。”

“啊哈！”洪月娥夸张地叫了一声，“梁佩芬，你倒想得美！保外就医？不就是脸上破点皮，牙齿出点血么，自己到水房洗洗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

“是！”梁佩芬站直了身子，像蚊子一样哼哼，“报告大队长，我这就去洗洗！”

洪月娥向女犯们挥了挥手中的电警棍：“你们都去睡吧，还站着干吗？明天还得干活！”

女犯们手脚麻利地上了床。电灯也关了。9号号房霎时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
我万分惊讶，一场斗殴纠纷，片刻就被洪月娥干脆利落地平息了。更让我纳闷的，是从来不肯按《罪犯改造行为规范》说话的前副市长梁佩芬，第一次学会说“报告”这个罪犯的常用语了。

一物降一物，盐水卤豆腐。我想，在洪月娥的电警棍下，再烈的牝马也会被驯化成一头小羊羔吧。